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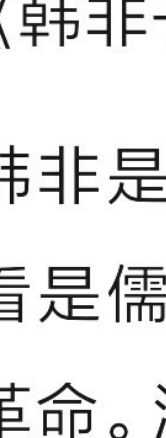
26 势法术：极简治国策



30天认知训练营 · 2020

今天

[进入课程 >](#)



26 势法术：极简治国策

12:35 11.52 MB



王烁亲述

你好，我是王烁。

这一讲，我给你讲《韩非子》。

《韩非子》是一部献给君王的书。

韩非是荀卿的学生，从学术传承历史上看是儒家的一个分叉，却又是对儒家的革命。法家儒家，都要卖给帝王家，卖的东西又不一样。

儒家强调由己及人，从本心层层外推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仿佛只要人做好了，治国就自然而然水道渠成。

帝王的恐惧

法家也从对人性出发，只是认为人与人之间哪怕父子至亲也会尔虞我诈，更何况君臣之间。守信、仁慈、忠诚，这些美好价值不是完全不存在，你作为一个普通人，也会希望打交道的都是这种人。但这里却有两个问题。

第一，做人跟治国是两回事，一微观一宏观。

对做人来说可能靠谱的东西，用来治国就不靠谱。仁爱对个人来说是好品质，但治国要是一味仁爱，不仅自己会死得很惨，也会给家国带来灾难。

第二，那些美好价值虽然存在，却不是人群中的最大公约数。

治国之道靠圣君+贤臣+良民是靠不住的，千年才出一圣君，还不见得遇到贤臣。要靠得住，就得是那种庸主也能用好的治国术，一治得住奸臣，二适用于普通道德水平的臣民。

不用往远看，就看印度现代史。走仁爱路线，哪怕做到甘地的圣人境界，还得遇上的对手是自由民主的大英帝国。即使这样，甘地人生的最后时刻，印度独立之际，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相互残杀，甘地的心情恐怕也是悲凉的，毕生事业在成功之时尽付东流。

圣人在加尔各答绝食，止杀一次，不能止杀一世。本人最后死于行刺，以身相殉。就这样，甘地还算公认的成功者。为成功要自苦如此，而成功了也不过如此下场。仁爱路线太难走。反过来，这世界上有多少残暴君王活得潇洒如意，最后仍然得了善终？

韩非说，不用我这套治国术，圣人也十有八九失败；用我这套治国术，亡国之君也能长享太平。

韩非的治国术确实简单、粗暴、有力。它完全替君王考虑，坦然指出一条保持和扩大权力的最短路线。它不是反贼指南，而是保皇教科书。

假如你忽然穿越，醒来发现自己坐在宝座之上，黄袍已加身，阶下黑压压一片人头等你发话。就从这一刻开始，你怎么办？

首先，是彻底的孤独。

要一切人都听命于你，就等于你自绝于所有人。所有人都是你的潜在敌人，这处境一般人无法体会。普通人总是被各种真真假假的感情所包围，看问题没法这么透亮。君主站在最高处，就只有一个结论：四处受敌。

韩非说，同床、在旁、父兄、养殃、民萌、流行、威强、四方，是君主被挑战的八条路径。越是内部威胁越大，最大的威胁永远来自内部，最无情的对手就是血亲，这是君王的成长教育：你只有你自己。孤，寡，一人。他们认识得再清楚不过。

《韩非子》里讲段寓言，唐易鞠善于打鸟。田子方问他最要注意的是什么。唐易鞠说：几百只鸟眼睛盯着你，你只有两只眼睛。田子方说，我也是啊。举国眼睛盯着我，我却只有两只眼睛。

认识到这一点后，便是极度的恐惧：你只有一个人，怎么干得过所有人？

这些话击中了始皇帝的灵魂深处。快！把韩非给寡人找来！

一部《韩非子》，十余万言，讲到底就是三个字。

势、法、术。

韩非子的势

势，指的是权柄操在君主手里。一柄为赏，一柄为罚，人性趋利避害，掌握住赏罚二柄，以利驱之，以罚止之，就能以一驭多。

“君执柄以处势，故令行而禁止。柄者杀生之制，势者胜众之资。”权柄的默认状态是握在君主手里，这就是势，君主的天然优势，只要把住用好，庸主也能驱使天下人。但如果失了势，哪怕圣人也不能齐三家，不然你让孔子来调解几宗离婚案试试。

关于势有几个要点：

第一，与其被人爱戴，不如被人畏惧。

如果你学过上一期《30天认知训练营》，应该觉得耳熟。马基雅维利《君主论》里有几乎一模一样的论断（课程链接：[自我：如何认识你自己](#)）。这不是谁学了谁，而是跨越2000年时间、3000公里距离对人性的共同洞察。如果说《君主论》开启的是西方近代现实主义政治学，那么中国的现实主义政治学确实早熟。

第二，必须垄断权柄。

赏罚二柄是一体两面，不能分开。你既不能觉得赏太费资源只罚不赏，也不能因为罚太得罪人就只赏不罚，更不能因为这些顾虑而把其中一柄外包。该得罪的不要让别人替你得罪，该你出成本的不要让别人替你出。外包一时爽，迟早火葬场。

第三，赏罚必须无远弗届，不容许有法外之民。

如果有这种人，“赏之誉不劝，罚之毁之不畏，四者加焉不变，则其除之。”这些人正好孟子歌颂过，所谓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的人，你要除掉他。这些人守道不变，坚持真理。韩非认为非杀不可，因为他们不被赏罚所驱使，无法为君主所用，甚至会使那些被赏罚所驱使的民众产生坏念头。韩非不允许逍遥派存在。

韩非子的法

势就讲到这里，接下来讲法、术。

法与术，一阴一阳，一显一隐，是一体两面，我一并讲。

凡术也者，主之所以执也；法也者，官之所以师也。术者，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责实，操杀生之柄，课群臣之能者也。此人主之所执也。法者，宪令著于官府，刑罚必于民心，赏存乎慎法，而罚加乎奸令者也。此臣之所师也。

简单地说，法是公开的赏罚，术是深藏的权谋。

韩非之法跟今天所讲之法治，乃至法制，差别都很大。你可以把韩非之法看成君主政策目标的公开宣示，并搭配以一套不可动摇的赏罚标准。

关键不是这些政策目标具体是什么，韩非很少讲到这些，就算讲到也是些常规内容，比如耕战为本，逐利为末之类，跟儒家差别不大。韩非强调的是这些政策目标一必须公开透明，二必须严格执行：做什么有赏，做什么有罚，绝无歧义；实现绝对有赏，达不到绝对有罚。

行法，就是没有废话可讲。商鞅城门立木，重赏搬运工，你说把木头从这里搬到那里本身有多大价值呢？其价值就在于发出极度强烈的信号：要来真的。

立可为之赏，设可避之罚。什么是可为，什么是可避，都要清清楚楚公开明白。

人太复杂、难知、多变，“其心难知，喜怒难中”。所以君王在洞察人是怎么回事之后，就不再去费心识人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，而转入外部视角：“以表示目，以鼓语耳，以法教心”。不管每个人自己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是什么，君主用稳定的、公开的、清楚可识别的信号驱动大众。

这一套打法试图杜绝任何意外和借口，以求建立政策的超稳定预期。它当然会走向极度反人性。

韩非主动拥抱这个后果：“圣人为法，必

势、法、术。

赏罚二柄是一体两面，不能分开。你既不能觉得赏太费资源只罚不赏，也不能因为罚太得罪人就只赏不罚，更不能因为这些顾虑而把其中一柄外包。该得罪的不要让别人替你得罪，该你出成本的不要让别人替你出。外包一时爽，迟早火葬场。

第三，赏罚必须无远弗届，不容许有法外之民。

如果有这种人，“赏之誉不劝，罚之毁之不畏，四者加焉不变，则其除之。”这些人正好孟子歌颂过，所谓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的人，你要除掉他。这些人守道不变，坚持真理。韩非认为非杀不可，因为他们不被赏罚所驱使，无法为君主所用，甚至会使那些被赏罚所驱使的民众产生坏念头。韩非不允许逍遥派存在。

韩非子的法

势就讲到这里，接下来讲法、术。

法与术，一阴一阳，一显一隐，是一体两面，我一并讲。

凡术也者，主之所以执也；法也者，官之所以师也。术者，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责实，操杀生之柄，课群臣之能者也。此人主之所执也。法者，宪令著于官府，刑罚必于民心，赏存乎慎法，而罚加乎奸令者也。此臣之所师也。

简单地说，法是公开的赏罚，术是深藏的权谋。

韩非之法跟今天所讲之法治，乃至法制，差别都很大。你可以把韩非之法看成君主政策目标的公开宣示，并搭配以一套不可动摇的赏罚标准。

关键不是这些政策目标具体是什么，韩非很少讲到这些，就算讲到也是些常规内容，比如耕战为本，逐利为末之类，跟儒家差别不大。韩非强调的是这些政策目标一必须公开透明，二必须严格执行：做什么有赏，做什么有罚，绝无歧义；实现绝对有赏，达不到绝对有罚。

行法，就是没有废话可讲。商鞅城门立木，重赏搬运工，你说把木头从这里搬到那里本身有多大价值呢？其价值就在于发出极度强烈的信号：要来真的。

立可为之赏，设可避之罚。什么是可为，什么是可避，都要清清楚楚公开明白。

人太复杂、难知、多变，“其心难知，喜怒难中”。所以君王在洞察人是怎么回事之后，就不再去费心识人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，而转入外部视角：“以表示目，以鼓语耳，以法教心”。不管每个人自己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是什么，君主用稳定的、公开的、清楚可识别的信号驱动大众。

这一套打法试图杜绝任何意外和借口，以求建立政策的超稳定预期。它当然会走向极度反人性。

韩非主动拥抱这个后果：“圣人为法，必

势、法、术。

赏罚二柄是一体两面，不能分开。你既不能觉得赏太费资源只罚不赏，也不能因为罚太得罪人就只赏不罚，更不能因为这些顾虑而把其中一柄外包。该得罪的不要让别人替你得罪，该你出成本的不要让别人替你出。外包一时爽，迟早火葬场。

第三，赏罚必须无远弗届，不容许有法外之民。

如果有这种人，“赏之誉不劝，罚之毁之不畏，四者加焉不变，则其除之。”这些人正好孟子歌颂过，所谓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的人，你要除掉他。这些人守道不变，坚持真理。韩非认为非杀不可，因为他们不被赏罚所驱使，无法为君主所用，甚至会使那些被赏罚所驱使的民众产生坏念头。韩非不允许逍遥派存在。

韩非子的法

势就讲到这里，接下来讲法、术。

法与术，一阴一阳，一显一隐，是一体两面，我一并讲。

凡术也者，主之所以执也；法也者，官之所以师也。术者，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责实，操杀生之柄，课群臣之能者也。此人主之所执也。法者，宪令著于官府，刑罚必于民心，赏存乎慎法，而罚加乎奸令者也。此臣之所师也。

简单地说，法是公开的赏罚，术是深藏的权谋。

韩非之法跟今天所讲之法治，乃至法制，差别都很大。你可以把韩非之法看成君主政策目标的公开宣示，并搭配以一套不可动摇的赏罚标准。

关键不是这些政策目标具体是什么，韩非很少讲到这些，就算讲到也是些常规内容，比如耕战为本，逐利为末之类，跟儒家差别不大。韩非强调的是这些政策目标一必须公开透明，二必须严格执行：做什么有赏，做什么有罚，绝无歧义；实现绝对有赏，达不到绝对有罚。

行法，就是没有废话可讲。商鞅城门立木，重赏搬运工，你说把木头从这里搬到那里本身有多大价值呢？其价值就在于发出极度强烈的信号：要来真的。

立可为之赏，设可避之罚。什么是可为，什么是可避，都要清清楚楚公开明白。

人太复杂、难知、多变，“其心难知，喜怒难中”。所以君王在洞察人是怎么回事之后，就不再去费心识人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，而转入外部视角：“以表示目，以鼓语耳，以法教心”。不管每个人自己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是什么，君主用稳定的、公开的、清楚可识别的信号驱动大众。

这一套打法试图杜绝任何意外和借口，以求建立政策的超稳定预期。它当然会走向极度反人性。

韩非主动拥抱这个后果：“圣人为法，必

势、法、术。

赏罚二柄是一体两面，不能分开。你既不能觉得赏太费资源只罚不赏，也不能因为罚太得罪人就只赏不罚，更不能因为这些顾虑而把其中一柄外包。该得罪的不要让别人替你得罪，该你出成本的不要让别人替你出。外包一时爽，迟早火葬场。

第三，赏罚必须无远弗届，不容许有法外之民。

如果有这种人，“赏之誉不劝，罚之毁之不畏，四者加焉不变，则其除之。”这些人正好孟子歌颂过，所谓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的人，你要除掉他。这些人守道不变，坚持真理。韩非认为非杀不可，因为他们不被赏罚所驱使，无法为君主所用，甚至会使那些被赏罚所驱使的民众产生坏念头。韩非不允许逍遥派存在。

韩非子的法

势就讲到这里，接下来讲法、术。

法与术，一阴一阳，一显一隐，是一体两面，我一并讲。

凡术也者，主之所以执也；法也者，官之所以师也。术者，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责实，操杀生之柄，课群臣之能者也。此人主之所执也。法者，宪令著于官府，刑罚必于民心，赏存乎慎法，而罚加乎奸令者也。此臣之所师也。

简单地说，法是公开的赏罚，术是深藏的权谋。

韩非之法跟今天所讲之法治，乃至法制，差别都很大。你可以把韩非之法看成君主政策目标的公开宣示，并搭配以一套不可动摇的赏罚标准。

关键不是这些政策目标具体是什么，韩非很少讲到这些，就算讲到也是些常规内容，比如耕战为本，逐利为末之类，跟儒家差别不大。韩非强调的是这些政策目标一必须公开透明，二必须严格执行：做什么有赏，做什么有罚，绝无歧义；实现绝对有赏，达不到绝对有罚。

行法，就是没有废话可讲。商鞅城门立木，重赏搬运工，你说把木头从这里搬到那里本身有多大价值呢？其价值就在于发出极度强烈的信号：要来真的。

立可为之赏，设可避之罚。什么是可为，什么是可避，都要清清楚楚公开明白。

人太复杂、难知、多变，“其心难知，喜怒难中”。所以君王在洞察人是怎么回事之后，就不再去费心识人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，而转入外部视角：“以表示目，以鼓语耳，以法教心”。不管每个人自己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是什么，君主用稳定的、公开的、清楚可识别的信号驱动大众。

这一套打法试图杜绝任何意外和借口，以求建立政策的超稳定预期。它当然会走向极度反人性。

韩非主动拥抱这个后果：“圣人为法，必

势、法、术。

赏罚二柄是一体两面，不能分开。你既不能觉得赏太费资源只罚不赏，也不能因为罚太得罪人就只赏不罚，更不能因为这些顾虑而把其中一柄外包。该得罪的不要让别人替你得罪，该你出成本的不要让别人替你出。外包一时爽，迟早火葬场。

第三，赏罚必须无远弗届，不容许有法外之民。

如果有这种人，“赏之誉不劝，罚之毁之不畏，四者加焉不变，则其除之。”这些人正好孟子歌颂过，所谓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的人，你要除掉他。这些人守道不变，坚持真理。韩非认为非杀不可，因为他们不被赏罚所驱使，无法为君主所用，甚至会使那些被赏罚所驱使的民众产生坏念头。韩非不允许逍遥派存在。

韩非子的法

势就讲到这里，接下来讲法、术。

法与术，一阴一阳，一显一隐，是一体两面，我一并讲。

凡术也者，主之所以执也；法也者，官之所以师也。术者，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责实，操杀生之柄，课群臣之能者也。此人主之所执也。法者，宪令著于官府，刑罚必于民心，赏存乎慎法，而罚加乎奸令者也。此臣之所师也。

简单地说，法是公开的赏罚，术是深藏的权谋。

韩非之法跟今天所讲之法治，乃至法制，差别都很大。你可以把韩非之法看成君主政策目标的公开宣示，并搭配以一套不可动摇的赏罚标准。

关键不是这些政策目标具体是什么，韩非很少讲到这些，就算讲到也是些常规内容，比如耕战为本，逐利为末之类，跟儒家差别不大。韩非强调的是这些政策目标一必须公开透明，二必须严格执行：做什么有赏，做什么有罚，绝无歧义；实现绝对有赏，达不到绝对有罚。

行法，就是没有废话可讲。商鞅城门立木，重赏搬运工，你说把木头从这里搬到那里本身有多大价值呢？其价值就在于发出极度强烈的信号：要来真的。

立可为之赏，设可避之罚。什么是可为，什么是可避，都要清清楚楚公开明白。

人太复杂、难知、多变，“其心难知，喜怒难中”。所以君王在洞察人是怎么回事之后，就不再去费心识人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，而转入外部视角：“以表示目，以鼓语耳，以法教心”。不管每个人自己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是什么，君主用稳定的、公开的、清楚可识别的信号驱动大众。

这一套打法试图杜绝任何意外和借口，以求建立政策的超稳定预期。它当然会走向极度反人性。

韩非主动拥抱这个后果：“圣人为法，必

势、法、术。

赏罚二柄是一体两面，不能分开。你既不能觉得赏太费资源只罚不赏，也不能因为罚太得罪人就只赏不罚，更不能因为这些顾虑而把其中一柄外包。该得罪的不要让别人替你得罪，该你出成本的不要让别人替你出。外包一时爽，迟早火葬场。

第三，赏罚必须无远弗届，不容许有法外之民。

如果有这种人，“赏之誉不劝，罚之毁之不畏，四者加焉不变，则其除之。”这些人正好孟子歌颂过，所谓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的人，你要除掉他。这些人守道不变，坚持真理。韩非认为非杀不可，因为他们不被赏罚所驱使，无法为君主所用，甚至会使那些被赏罚所驱使的民众产生坏念头。韩非不允许逍遥派存在。

韩非子的法

势就讲到这里，接下来讲法、术。

法与术，一阴一阳，一显一隐，是一体两面，我一并讲。

凡术也者，主之所以执也；法也者，官之所以师也。术者，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责实，操杀生之柄，课群臣之能者也。此人主之所执也。法者，宪令著于官府，刑罚必于民心，赏存乎慎法，而罚加乎奸令者也。此臣之所师也。

简单地说，法是公开的赏罚，术是深藏的权谋。

韩非之法跟今天所讲之法治，乃至法制，差别都很大。你可以把韩非之法看成君主政策目标的公开宣示，并搭配以一套不可动摇的赏罚标准。

关键不是这些政策目标具体是什么，韩非很少讲到这些，就算讲到也是些常规内容，比如耕战为本，逐利为末之类，跟儒家差别不大。韩非强调的是这些政策目标一必须公开透明，二必须严格执行：做什么有赏，做什么有罚，绝无歧义；实现绝对有赏，达不到绝对有罚。

行法，就是没有废话可讲。商鞅城门立木，重赏搬运工，你说把木头从这里搬到那里本身有多大价值呢？其价值就在于发出极度强烈的信号：要来真的。

立可为之赏，设可避之罚。什么是可为，什么是可避，都要清清楚楚公开明白。

人太复杂、难知、多变，“其心难知，喜怒难中”。所以君王在洞察人是怎么回事之后，就不再去费心识人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，而转入外部视角：“以表示目，以鼓语耳，以法教心”。不管每个人自己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是什么，君主用稳定的、公开的、清楚可识别的信号驱动大众。

这一套打法试图杜绝任何意外和借口，以求建立政策的超稳定预期。它当然会走向极度反人性。

韩非主动拥抱这个后果：“圣人为法，必

势、法、术。

赏罚二柄是一体两面，不能分开。你既不能觉得赏太费资源只罚不赏，也不能因为罚太得罪人就只赏不罚，更不能因为这些顾虑而把其中一柄外包。该得罪的不要让别人替你得罪，该你出成本的不要让别人替你出。外包一时爽，迟早火葬场。

第三，赏罚必须无远弗届，不容许有法外之民。

如果有这种人，“赏之誉不劝，罚之毁之不畏，四者加焉不变，则其除之。”这些人正好孟子歌颂过，所谓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的人，你要除掉他。这些人守道不变，坚持真理。韩非认为非杀不可，因为他们不被赏罚所驱使，无法为君主所用，甚至会使那些被赏罚所驱使的民众产生坏念头。韩非不允许逍遥派存在。

韩非子的法

势就讲到这里，接下来讲法、术。

法与术，一阴一阳，一显一隐，是一体两面，我一并讲。

凡术也者，主之所以执也；法也者，官之所以师也。术者，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责实，操杀生之柄，课群臣之能者也。此人主之所执也。法者，宪令著于官府，刑罚必于民心，赏存乎慎法，而罚加乎奸令者也。此臣之所师也。

简单地说，法是公开的赏罚，术是深藏的权谋。

韩非之法跟今天所讲之法治，乃至法制，差别都很大。你可以把韩非之法看成君主政策目标的公开宣示，并搭配以一套不可动摇的赏罚标准。

关键不是这些政策目标具体是什么，韩非很少讲到这些，就算讲到也是些常规内容，比如耕战为本，逐利为末之类，跟儒家差别不大。韩非强调的是这些政策目标一必须公开透明，二必须严格执行：做什么有赏，做什么有罚，绝无歧义；实现绝对有赏，达不到绝对有罚。

行法，就是没有废话可讲。商鞅城门立木，重赏搬运工，你说把木头从这里搬到那里本身有多大价值呢？其价值就在于发出极度强烈的信号：要来真的。

立可为之赏，设可避之罚。什么是可为，什么是可避，都要清清楚楚公开明白。

人太复杂、难知、多变，“其心难知，喜怒难中”。所以君王在洞察人是怎么回事之后，就不再去费心识人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，而转入外部视角：“以表示目，以鼓语耳，以法教心”。不管每个人自己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是什么，君主用稳定的、公开的、清楚可识别的信号驱动大众。

这一套打法试图杜绝任何意外和借口，以求建立政策的超稳定预期。它当然会走向极度反人性。

韩非主动拥抱这个后果：“圣人为法，必

势、法、术。

赏罚二柄是一体两面，不能分开。你既不能觉得赏太费资源只罚不赏，也不能因为罚太得罪人就只赏不罚，更不能因为这些顾虑而把其中一柄外包。该得罪的不要让别人替你得罪，该你出成本的不要让别人替你出。外包一时爽，迟早火葬场。

第三，赏罚必须无远弗届，不容许有法外之民。

如果有这种人，“赏之誉不劝，罚之毁之不畏，四者加焉不变，则其除之。”这些人正好孟子歌颂过，所谓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的人，你要除掉他。这些人守道不变，坚持真理。韩非认为非杀不可，因为他们不被赏罚所驱使，无法为君主所用，甚至会使那些被赏罚所驱使的民众产生坏念头。韩非不允许逍遥派存在。

韩非子的法

势就讲到这里，接下来讲法、术。

法与术，一阴一阳，一显一隐，是一体两面，我一并讲。

凡术也者，主之所以执也；法也者，官之所以师也。术者，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责实，操杀生之柄，课群臣之能者也。此人主之所执也。法者，宪令著于官府，刑罚必于民心，赏存乎慎法，而罚加乎奸令者也。此臣之所师也。

简单地说，法是公开的赏罚，术是深藏的权谋。

韩非之法跟今天所讲之法治，乃至法制，差别都很大。你可以把韩非之法看成君主政策目标的公开宣示，并搭配以一套不可动摇的赏罚标准。

关键不是这些政策目标具体是什么，韩非很少讲到这些，就算讲到也是些常规内容，比如耕战为本，逐利为末之类，跟儒家差别不大。韩非强调的是这些政策目标一必须公开透明，二必须严格执行：做什么有赏，做什么有罚，绝无歧义；实现绝对有赏，达不到绝对有罚。

行法，就是没有废话可讲。商鞅城门立木，重赏搬运工，你说把木头从这里搬到那里本身有多大价值呢？其价值就在于发出极度强烈的信号：要来真的。

立可为之赏，设可避之罚。什么是可为，什么是可避，都要清清楚楚公开明白。

人太复杂、难知、多变，“其心难知，喜怒难中”。所以君王在洞察人是怎么回事之后，就不再去费心识人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，而转入外部视角：“以表示目，以鼓语耳，以法教心”。不管每个人自己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是什么，君主用稳定的、公开的、清楚可识别的信号驱动大众。

这一套打法试图杜绝任何意外和借口，以求建立政策的超稳定预期。它当然会走向极度反人性。

韩非主动拥抱这个后果：“圣人为法，必

势、法、术。

赏罚二柄是一体两面，不能分开。你既不能觉得赏太费资源只罚不赏，也不能因为罚太得罪人就只赏不罚，更不能因为这些顾虑而把其中一柄外包。该得罪的不要让别人替你得罪，该你出成本的不要让别人替你出。外包一时爽，迟早火葬场。

第三，赏罚必须无远弗届，不容许有法外之民。

如果有这种人，“赏之誉不劝，罚之毁之不畏，四者加焉不变，则其除之。”这些人正好孟子歌颂过，所谓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的人，你要除掉他。这些人守道不变，坚持真理。韩非认为非杀不可，因为他们不被赏罚所驱使，无法为君主所用，甚至会使那些被赏罚所驱使的民众产生坏念头。韩非不允许逍遥派存在。

韩非子的法

势就讲到这里，接下来讲法、术。

法与术，一阴一阳，一显一隐，是一体两面，我一并讲。

凡术也者，主之所以执也；法也者，官之所以师也。术者，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责实，操杀生之柄，课群臣之能者也。此人主之所执也。法者，宪令著于官府，刑罚必于民心，赏存乎慎法，而罚加乎奸令者也。此臣之所师也。

简单地说，法是公开的赏罚，术是深藏的权谋。

韩非之法跟今天所讲之法治，乃至法制，差别都很大。你可以把韩非之法看成君主政策目标的公开宣示，